

# 深谋者

黄晓阳  
著

五重伪装者的续命之路  
2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# 深谋者

二  
2  
二

黄晓阳  
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深谋者. 2 / 黄晓阳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 
2019.1

ISBN 978-7-5594-2722-9

I. ①深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82927号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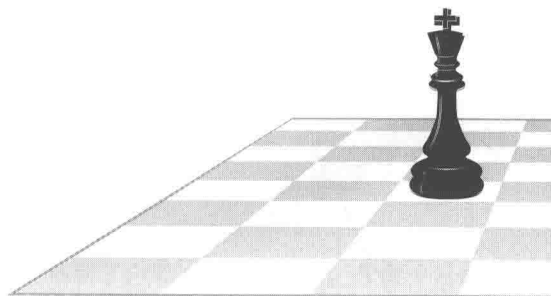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 深谋者2

---

著 者 黄晓阳  
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 
文字编辑 列 夫  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 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  
印 张 22.5  
字 数 450千字  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722-9  
定 价 49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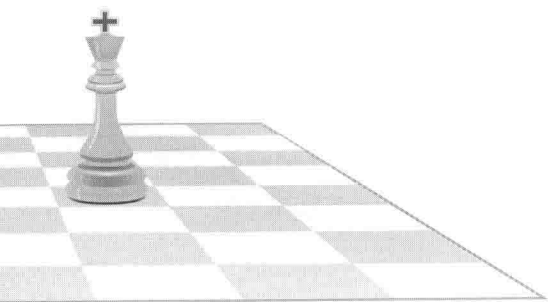
---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—— 目录 ——

- 001 第一章 × 惊天大案  
029 第二章 × 绝命追杀  
057 第三章 × 致命绝招  
081 第四章 × 第二战场  
109 第五章 × 紧急情报  
127 第六章 × 情变祸生  
152 第七章 × 龙虎暗斗



---

第八章	×	日僧事件	173
第九章	×	战地采访	195
第十章	×	命悬一线	223
第十一章	×	失去组织	253
第十二章	×	民族英雄	280
第十三章	×	沦陷生活	306
第十四章	×	杀机再起	333

# 惊天大案



朱衡一被吴品三安排的几个行动股成员拖着远离了会场，扔在大街上。朱衡一显然不甘心，立即翻了个身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转身又要往会场冲去。

那几个行动股成员扔了他，便准备离开，还要去赶苏航的开业宴呢，哪能在这里耗时间？可他们并没有走远，防着朱衡一再回去捣乱。见朱衡一真的想再冲回去，这几个人便恼了。其中一个行动股成员立即冲上去，对准朱衡一就是一脚。朱衡一还没有完全站稳，也无法躲避，被踢了个正着，身体失去重心，又一次倒在地上。这个行动股成员还不满意，又扑过去，对朱衡一拳打脚踢。

袁正华恰好经过这里，见状大喝，你们干什么！大白天的，还有王法吗？！

另一个行动股成员没料到会冒出个管闲事的，当即冲到袁正华面前，质问，你想干什么！

朱衡一见有人替自己出头，便大喊，他们是特务，特务打人啊！

在上海，或者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，有两种人最令市民痛恨，一种是帮会成员，一种是特务。帮会成员之所以令人痛恨，是因为帮会是一个另类世界，他们内部有自己的规矩秩序，但对于社会的规矩秩序却可以无视。这种无视，使他们拥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权力。特务之所以令人痛恨，是因为他们凌驾于规矩秩序之上，成为特权阶层。

人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，如果受到规矩秩序的约束，就会更加文明，更讲究修养。相反，若是没有了规矩秩序的观念，人性中的恶，便会极大地膨胀，甚至完全失去善良。帮会成员和特务这两个阶层，便是人性向丑恶转化的典型，在这类人身上，更多体现的是兽性。

一般情形下，若是遇到这类人，上海市民往往会同仇敌忾。这也是朱衡一在情急之中，喊出他们是特务的原因，自然也是周娅蒙以及后来吕子矜得知苏航加入了特务组织，立即对他恨之入骨的原因。



朱衡一喊出这帮人的特务身份，自然是为了自保。那几个人，见朱衡一喊明了他们的身份，也担心引起众怒，手脚便不再凶狠。

不再凶狠，并不等于这些人就怕了几个市民，双方的对峙，仍然在持续，只是行动股成员已经有所顾忌，因此并没有立即对袁正华出手。袁正华也深知这一点，立即亮明了自己的身份。

袁正华说，我是《新闻晨报》的记者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大白天的，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人？！

那几个行动股成员自然不敢亮明身份，听到袁正华是记者，也担心事情闹到报上，给自己惹下麻烦。其中一个便说，我们是保安，我们单位开业时，他跑去闹事。

袁正华知道对方忌惮记者的身份，胆子更足了，说，不管你们是什么人，你们都没有权力随便打人。

那几个行动股成员见袁正华准备管这闲事，不想再纠缠，指着朱衡一说，你再敢回去，看我们不整死你！说过之后，转身走了。

朱衡一爬起来，还想再回去，却被袁正华一把拉住说，衡一兄，算了，这些人是特务，你惹不起的。

朱衡一一愣，问道，你认识我？

袁正华说，我们是同行，见面的机会不少。我记得你，你可能不记得我了。

朱衡一认真地看着袁正华，确实有些面善，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

袁正华说，你忘了？海棠村挖出那些尸体的时候，我们都在现场。还有几次，我们也见过面，只是没有说过话。

朱衡一说，有印象。不知怎样称呼？

袁正华说，我叫袁正华，是《新闻晨报》的记者。

朱衡一虽然不认识袁正华，但这个名字，常常在报纸上看到，知道他是《新闻晨报》的名记者之一，当即说，原来是正华兄，谢谢你救了我。

袁正华说，刚才我也在记者俱乐部开业现场。所有的事，我都看到了，见那几个特务把衡一兄拖出来，担心衡一兄会吃亏，所以我就跟过来了。

朱衡一说，原来正华兄是专门来救我的，实在是太感谢了。

袁正华向前看了看，那里有一家小餐馆。他说，要不我们去喝几杯，给衡一兄压压惊？

朱衡一立即说，也好，我请客，答谢正华兄。

我提议的，当然是我请客。袁正华拉了朱衡一，说，我早就知道衡一兄大名，今日有幸相见，理当我请客。衡一兄就不要和我客气了。

两人走进那家小餐馆，叫了几样小菜，开始喝酒。



需要特别交代的是，袁正华是一名地下党员，出席记者俱乐部开业仪式时，见朱衡一不顾自身安全，大闹会场，觉得此人一身正气，不畏强权，很对自己的脾气，同时又担心他的安全，所以就悄悄跟了过来。

既然是对脾气的人，又是同行，袁正华有心结交他，才会主动提出一起喝酒。

一杯酒下肚，袁正华问，我知道，衡一兄以前和苏航一起办《集纳新闻》，给我的印象是，你们是好朋友，可现在怎么翻脸了？

提起苏航，朱衡一是一肚子的气，说，快别提这个人，提起来我就是一把火！

袁正华说，以前你们那么好，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反目成仇吧？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

误会？朱衡一说，误会才怪！以前是我眼瞎，没有看清这个人。

接下来，朱衡一将苏航怎样利用自己办《集纳新闻》，引起社会局的关注，又怎样假借醉酒大闹社会局，以此接近吴品三的事说了。

袁正华说，他用这样的方式接近吴大嘴？犯得着绕这么大个弯吗？

朱衡一说，有些事，你不了解。他的父亲是吴大嘴的恩师，他清楚吴大嘴的身份，但吴大嘴不清楚他的身份。他去大闹社会局，吴大嘴自然要调查他，这一查，就查出了他是故人之子。

袁正华眼睛一下子瞪大了，说，没想到，他的心机这么深啊！

何止！朱衡一说，他去接近吴大嘴，是准备了大礼的。

大礼？袁正华问，什么大礼？

朱衡一又将海棠村案以及断指人案说了，然后说，这两份礼大不大？他把这两份大礼送给吴大嘴，吴大嘴立即就把他招进了湖北帮。

等一等，袁正华说，苏航大闹社会局，在海棠村事件之前，还是之后？

朱衡一想了想，说，好像差不多同时吧。也许，他是先闹社会局，接着才发生了海棠村事件。

袁正华再问，你说接着发生了海棠村事件，是指那些尸体被挖出来的时间？

朱衡一摇了摇头，说，那倒不是。那些尸体被挖出来时，他已经在社会局的地下室里蹲好多天了。

袁正华说，如果是这样，那逻辑有点对不上啊！

朱衡一说，怎么对不上？

袁正华说，若按你这样说，海棠村那些人被杀，是他被关进社会局之后的事，他自己被关在社会局里，怎么可能知道海棠村事件？又怎么向吴大嘴送上大礼？

朱衡一也认为袁正华的分析有理。但他又觉得苏航的行为无法解释，尤其那些传言无法解释。他说，总之，这个人我是越来越看不透了。就算正华兄的分析有道理，可他毕竟是进社会局当了特务。他如果真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人，为什么要去当特务？这怎





么解释？

袁正华不得不承认，说，这一点，确实令人生疑。

不是这一点，朱衡一说，他的身上，让人怀疑的事多了。现在又闹出这个什么记者俱乐部，你说，这个俱乐部，不就是吴大嘴的特务窝点吗？

袁正华承认说，吴大嘴那么重视，亲自出席，确实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。

朱衡一端起酒杯，举在袁正华面前，说，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个人了，我们喝酒。

袁正华说，对，喝酒。现在这个社会，看不透的事、看不透的人多了。今朝有酒今朝醉吧。

从此以后，两人的关系突飞猛进，时常约在一起喝酒。

带走游再春的那两个人来自南京财政部，他们把游再春带到下榻的宾馆，然后进行问话。

场面有些尴尬，游再春坐在那里，竟然连一杯水都没有。

房间里早有一个官员模样的人，见到游再春，仅仅指了指面前的沙发，什么话都没说。游再春坐下来，也不说话，脸色非常难看。

官员指了指带游再春来的两个人，说，他们向你表明身份了吧？

游再春点了点头，说，他们说是财政部特别调查组的。

官员说，是，财政部组建了一个特别调查组，三天前来到上海。

游再春问，特别调查组？调查什么？

官员说，这次长江爆发特大洪灾，八省二市受灾严重，全国各地的商会行会都组织了赈灾募捐活动。

游再春说，是的，上海社会局由我分管这项工作。上海募捐到的善款，在全国是领先的。

官员说，我们注意到社会局上报的数字。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，据我们调查摸底，社会局上报的数字，和实际用在赈灾方面的款项之间，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。

游再春说，存在差距是正常的吧。毕竟有些费用是必要支出，比如说准备赈灾晚宴。还有，这么大的赈灾活动，需要人组织。这些组织者也要吃饭，不可能义务做事，需要给他们发工资。

需要一定的成本和运营费用，这个我们了解，也理解。官员说，问题是，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，我们就不得不怀疑。

差距太大？游再春心里在翻江倒海，表面上还是非常平静，问，多大？

官员说，据我们调查和掌握的情况，目前，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赈灾款用到了灾区。



游再春显得非常吃惊，说，不到百分之二十？不可能这么低吧？

官员说，所以，财政部觉得这里面有问题，才组织了这个特别调查组。

游再春其实已经心惊肉跳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件案子一旦翻了盘，就是惊天大案，那是会有很多人头落地的。他一方面在想，这件事，是谁捅上去的？是不是有人在坑自己？另一方面又在想，能不能有办法过关？一定要找人，但是，找谁呢？表面上他还得硬撑着，说，会不会有些物资的分配或者款项的使用，财政部并没有掌握？

官员说，有这种可能。

游再春说，还有一种可能。据我所知，这些赈灾款是不会直接发往灾区的，所有募捐到的钱都将用来购买赈灾物资，然后分期分批发放给灾区。这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，比如说，物资已经买下了，但还没有发往灾区，或者还有些资金，仍然留在商会或者行会，暂时还没有使用。

官员说，这种可能，同样是存在的。

游再春说，赈灾这件事，非常复杂。大家完全是出于一颗爱心，一腔热情地在那里义务做事。上面如果怀疑这里面有问题，一定要慎重，否则，有可能打击大家的积极性。

官员说，你说的都有道理。但是，据我们了解，上海存在这种情况，并不是一年两年，而是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，募捐款的使用率均不超过百分之三十。

游再春的心猛地往下一沉。看来，他们是有备而来啊，这笔陈年旧账如果翻出来，那可就出大麻烦了。他装出非常吃惊的样子，问，有这样的事？

官员问，我们想知道，你们社会局，对这些赈灾款的去向是否了解？比如说，总数是多少？使用情况如何？

游再春说，一般来说，我们会做一些了解，但并不是硬性的。这些商会行会举办这类活动，我们不仅支持，而且会主动找他们，希望他们多关心国家的困难，多做这类善事。但更为细致具体的内容，我们人手有限，所以几乎很少过问，仅仅只是看一看他们交上来的报表。

官员说，也就是说，对于这些情况，你并不掌握，是这样吗？

是的。游再春说，这是我工作的失察，我没想到，会在这方面出问题。

官员说，出没出问题，或者问题有多大，我们需要深入调查之后才能下结论。现在，我们想知道一件事，作为负责此事的官员，据你了解，社会局有没有行政人员从中得到了好处，甚至是直接参与了此事。

游再春说，这不可能。

官员说，你不要急着回答我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毕竟，案件还只是开始调查阶段，财政部的意见是，如果有官员参与，只要退赔，可以不予追究。如果此时不说，等调查结果出来，显示行政人员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，那将会严加处理。



游再春问，财政部是不是怀疑有行政人员参与此事？

官员说，怀疑并不能代表事实。既然游局长是主管此事的官员，我们希望你向所有行政人员打个招呼，若涉及此案，就应该主动说出来，争取从轻处理。

等等，游再春说，你们是不是怀疑我也参与了此案？

官员说，我们现在不怀疑任何人，同时也怀疑任何人。但怀疑并不等于事实，最终是需要事实说话的。

游再春说，我怎么感觉，你们把我当成了嫌疑犯？我只是社会局的分管领导，跟这些商会行会并没有更深的关系。

官员说，你有情绪，我能理解。但这件案子，毕竟是财政部立案的，特别调查组只是按照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开展工作。

游再春说，请放心，我一定会配合财政部的调查。

那就好。官员说，我们希望，社会局其他负责这项工作的人，也能是这样的态度。

下午，汪峰仁没有去参加记者俱乐部的开业仪式，下班后，直接回了自己的别院。汪峰仁还有另外一家室，是他地位很低时建立的，夫妻感情一般。相反，赵小丽既年轻又漂亮，汪峰仁自然是全副身心地投入。不过，赵小丽希望汪峰仁给自己一条出路，尽快结束这种外室的日子，汪峰仁却有点不知如何应对。

汪峰仁的妻子很彪悍，他知道，如果向妻子提起此事，可能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。所以，对于赵小丽的这个要求，他只能一再敷衍。

赵小丽将饭菜端上桌，叫汪峰仁吃饭。汪峰仁走过去，看一眼桌上的菜，心中顿时冒出一把火，说，怎么又是老三样？市场上那么多菜，你不能换一换吗？

赵小丽这几天心里也憋屈。以前心里不爽的时候，常常和姐妹们来一个小聚会，喝点小酒，闹一闹，就过去了。自从杨希娟去了南京，失去了一个领头人，这种聚会也少了。前几天和汪峰仁争吵了几句，到现在这口气还没有顺过来。她说，换别的菜，我不会做。叫你请个保姆，你又说没钱。

汪峰仁是那种很小气的男人，让他花钱，那和要他的命差不多。特别是现在需要养两个家，开销一下子增加了不少，能省的方面，他就更加省了。他说，房子就这么大，你一个人在家又没什么事，请什么保姆？不是花冤枉钱吗？

赵小丽也不想和他闹得太不愉快。毕竟，这个男人对自己还是一心一意的，比游再春那个老滑头实诚多了。赵小丽不想因为这样的小事，搞得三天大吵两天小吵，便说，那我明天买点别的菜试试，不好吃你可别嫌。

酒呢？汪峰仁自然不想争吵，自己回到这里，是来过舒服日子的，谁愿意找不痛快？



赵小丽从一旁柜子里拿出酒，放在桌上。汪峰仁拿过酒瓶，坐下来，往杯子里倒满酒，喝了一口。

这些天，你们几个姐妹怎么没有聚会了？汪峰仁问。

赵小丽说，以前是因为杨希娟，她老公在南京，她一个人在上海，每天找我们陪她。她这一走，其他人个个都有一堆烦心事，谁还有兴趣？

汪峰仁说，那个宋曼卿呢？她最近在忙些什么？

汪峰仁曾要求赵小丽盯着宋曼卿，因为他怀疑李时君宋曼卿夫妇和共产党还有联系。赵小丽当时便一口回绝了他。现在，汪峰仁又一次提起，赵小丽就刺激他，说，你是不是打着曼卿的主意？

说什么呢。汪峰仁说，我只打你的主意，我还打谁的主意？

赵小丽说，我只有这几个好朋友，我不想做对不起朋友的事。这件事，今后你不要再问我。

汪峰仁说，今天你怎么了？好像吃了枪药一样。

赵小丽说，知道就好，最好别惹我。

门铃声在此时响起来，赵小丽坐在那里吃饭，没动。

汪峰仁说，去看看，谁来了？

赵小丽说，除了他，还能是谁！

汪峰仁说，你怎么变得连他都反感了？

赵小丽很想说，你是猪啊！你难道没看出来，他表面上把我送给了你，暗地里，其实一有机会就往这里跑。你如果是个男人，这种事，不应该忍吧。可这种话，她绝对不能说，说出的，却是另一番话。她说，我现在是你的人，又不是他的人，当然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难道你希望我还对他好？或者还仍然和他上床？

越说越难听了。汪峰仁说罢站起来，过去打开门，果然是游再春。

游再春的情绪不是太好，脸色很难看，甚至看都不看汪峰仁，迈开步子，直接跨了进来。

汪峰仁说，游局，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快请进。话还没说完，见游再春自己进来了，便说，快，快请坐。

游再春一言不发，直接走到桌前，见上面摆着一杯酒，也不顾是不是汪峰仁喝过的，端起来，一饮而尽。

汪峰仁对赵小丽说，快，去给游局拿碗筷来。

赵小丽起身进入后面的厨房。汪峰仁已经感觉到游再春的表情有异，走到他身边，坐下来，问，出了什么事？

游再春拿过酒瓶，自己倒了一杯喝，随后将酒杯放下，说，财政部派了个特别调查



组下来。

特别调查组？汪峰仁有些吃惊，问，查什么？

游再春说，我们搞慈善捐款的事，不知谁捅到南京去了。

吃饱了撑的吧？这事他们也管？这件事，游再春是今年才让汪峰仁接手的，对于其中很多名堂，汪峰仁并不十分了解。所以，汪峰仁有些不以为然，说了这么一番话。

游再春却说，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

赵小丽端着碗出来，摆在游再春面前。汪峰仁说，游局来了，就这么点菜怎么行？你去看看，能不能再弄点什么上来，炒个鸡蛋也好。有花生米有咸菜的话，也搞点来。

赵小丽一言未发，转身再次进入厨房。

汪峰仁转向游再春，问，您刚才说不简单？很严重吗？

游再春说，这件事，你是今年才接手的，你应该知道，每年总能募捐到一两千万元善款，用在慈善上面的，大概只有三分之一。

汪峰仁暗暗吃了一惊，说，这岂不是说，这件案子的案值有上千万元？

游再春说，何止？你知道的只是今年的情况，这事已经搞了四五年了。

汪峰仁的嘴一下子张大了。他迅速算了一笔账：每年搞两到三场，一场下来，就有几百上千万元，一年总有两千万元上下。所以，他说，四五年时间，岂不是上亿元了？这句话由他嘴里说出来，声音已经有些变了。

游再春说，是啊，惊天大案。

听了这话，汪峰仁吓坏了，整个脸就变了，再说话的时候，声音有些发抖。他说，那会不会……他想多说点，可是，似乎身上没一点力气了，就是这么几个字，也是发着抖说出来的。

游再春倒是非常平静，说，你想问什么，直接问吧。

汪峰仁暗暗做了几次深呼吸，又想，自己毕竟只是今年才接手这件事，就算是大案，自己受到的牵连，不可能太大吧。于是，他的情绪稍稍稳定，说，我是说，财政部在这时候抓这样一件大案，不是憋着什么坏吧？

游再春说，现在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。我必须去一趟南京。

经过最初的惊骇，现在，汪峰仁平静了许多，他马上联想到，这件事既然搞了四五年，以前一直没事，现在却被上峰追查，这里面似乎有什么问题，他问，这件事，会不会跟吴大嘴有关？

吴大嘴？游再春盯着汪峰仁，问，你为什么想到吴大嘴？

汪峰仁说，这个事，已经搞了好几年，一直没问题，怎么他一来就出事？而且，我们最近一连搞了几次事，都是针对他的，他会不会已经知道了？

游再春说，是啊，确实很可疑。现在，我们只能两条腿走路。



两条腿走路？汪峰仁问，怎么走？

游再春说，赈灾款的事，不管是不是吴大嘴闹出来的，我们和吴大嘴之间，都有可能没有退路了。所以，对付吴大嘴，我们还得加把劲儿。

汪峰仁说，蒋百里的事，他是不是怀疑我们了？

他又不蠢，游再春说，杨正熊把郑家臣往南京一送，明显有撇清自己的意思。现在又闹出个蒋百里事件，他不怀疑是不可能的。

汪峰仁说，这件事，真的就这样被他化解了？

游再春说，是他策划的还是赶了巧，我也说不准。如果真是他策划的，我还真有些佩服他。四两拨千斤，确实是高招。听说蒋主席看到这篇文章，连说了两个好。

汪峰仁问，周天罡那边，能搞出什么动作吗？

周天罡那边不能抱太大指望，游再春说，一来，这个人十分滑头，和政府官员明刀明枪地干，他没这个胆；二来，他和吴大嘴其实是有些渊源的，要他和吴大嘴翻脸，这么点小事，起不了作用。

汪峰仁说，那我真的想不出办法了。

游再春问，那个徐志谦，有什么新的进展？

汪峰仁说，那个陈茹的活动能量不小，非常活跃。她的身边，围着一些很激进的青年人。

都是什么阶层？游再春问。

很杂，汪峰仁说，什么阶层都有。

游再春说，徐志谦是不是想通过这些接近共党，获得情报？

汪峰仁根本拿不定，只能说，有这种可能。

游再春说，你好好策划一下。最好像郑家臣一样，也给徐志谦安上一个共党的罪名。徐志谦是从那边过来的，安上这个罪名更容易让人相信。

汪峰仁说，如果再给徐志谦安上共党的罪名，吴大嘴是不是就会完蛋？

走一步看一步吧！游再春说。

汪峰仁说，这是一个方面，另一条腿呢？

游再春说，另外就是赈灾款的事，这件事火烧眉毛。

汪峰仁说，是啊，这是一件急事。如果办不好……

游再春说，你放心，我和夫人的关系，你是知道的。夫人这些年，得了我多少好处，她不可能见死不救的。

汪峰仁问，您准备去南京找她？

游再春说，我去南京，能跑的关系肯定都要跑，能进的庙要进，能供的佛要供。这些你放心好了。毕竟，我们也不是没有后台的。我去南京以后，你和商会的那些人联络



一下，要他们咬住，什么都不要说。还有，账目的事，一定要处理好。真实的账目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让调查组知道。

汪峰仁说，好。



上海的夜，并没有因为东北的枪声而改变，仍然是灯红酒绿，仍然是纸醉金迷。直到很晚，街上仍然人来车往，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小汽车和黄鱼车的生意比白天更好，这也恰恰是十里洋场的特色之一。

一家日本餐厅门口亮着灯笼，上面大大地写着“料理”两个字。

一名日本艺妓搀扶着一名日本浪人出来。日本浪人显然喝多了酒，走路不稳，左边走两步，又向右边走两步。日本艺妓被他带得东倒西歪，几次差点摔倒。

日式餐厅门口站着两名咨客，他们一齐向客人鞠躬，用日语说，先生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

日本浪人挥了挥手，嘴里不知说了句什么，含混不清。餐厅门前有几级台阶，日本浪人向下走的时候，一脚没有踏稳，摔了下去，顺势将那名日本艺妓也带倒了。

日本艺妓先爬起来，要把日本浪人拉起来，可她力气小了些，试了两次，没有成功，一名咨客上前帮忙，将浪人拉起来。浪人嘴里说着什么，向前走，咨客又回到自己的岗位上。

就在此时，一辆黄鱼车飞奔而来，迎向日本浪人，那名日本艺妓还以为是日本浪人叫了车，扶着日本浪人向黄鱼车走去。可没料到，黄鱼车经过日本浪人时，稍稍减速，车上坐着一个人，手从大衣内侧掏出，拿着的是一把手枪。

日本艺妓看到手枪时，顿时一声惊叫。可比她的惊叫更快的是，车中的那个人已经用枪指着日本浪人的脑袋，就在艺妓惊叫出声时，枪也同时响了。以至于稍远一些的人，并没有搞清楚，到底是艺妓的叫声先起，还是枪声先响。

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惊呆了当时在场的所有人。

餐厅门口站着两名侍者，他们完全没搞清楚这声音从何而来，还以为来自远处，因此四处张望。可是，这附近除了这辆黄鱼车，再没有别的行人。于是，他们又将目光收回去，去看这辆黄鱼车。

黄鱼车上坐着的，正是陆冬宝。他可是神枪手，弹无虚发，百步穿杨，何况此次出手如此近的距离，枪和浪人的脑袋之间，不足一尺远，子弹从浪人的眉心射入，又从后脑飞出。

这一切实在太快了，日本艺妓还扶着浪人，整个人吓得身体都是软的，除了那一声



惊叫，根本来不及有任何反应。而那辆黄鱼车却并没有停，在枪响之后，反而加快了速度，一眨眼间，向前跑出了好几米。等餐厅门外那两个侍者回过神来，黄鱼车已经奔向前面一个路口，拐了进去。

一名侍者本能地跑着叫道，杀人了！另一名侍者于是跟着跑，两人是朝着黄鱼车方向追去的。但只是跑了几步，听到身后轰然一声响，才猛然惊醒过来。黄鱼车上的杀手有枪，自己这么追过去，实在太危险了。于是，两人都停了下来。向后看时，发现艺妓和浪人一起倒在了地上。

两名侍者于是奔回来，准备救人。他们跑近艺妓和浪人时，见艺妓正从浪人身边爬起来，身体在发抖，说话的声音也在发抖，艺妓用日语说，他……他中弹了。

一名侍者扶住了艺妓，再转头去看浪人。浪人倒地的地方，头部有一大摊乌黑的东西，后脑似乎缺了一大块，头只剩了半个。再看艺妓，她的身上，似乎也有了不同颜色。

经过这一阵慌乱，侍者完全清醒过来。这是一起杀人案，有人公然在餐厅门口行凶，并且坦然离去。侍者身上有警笛，他慌乱地拿出来，用力地吹。

过了一会，有两名巡捕跑过来，他们只是看了看地上的尸体。巡捕只有两人，既没有能力勘验现场，更没有能力去追赶逃走的黄鱼车。甚至连听到叫喊声跑过来围观的人群，他们都没能力驱散。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拿出警笛，用力地吹着。

过了好一阵儿，才有更多的巡捕赶来这里。随即，现场被巡捕用绳子围起来，待一名巡长到达后，才安排了一些人，向黄鱼车逃走的方向追击。可此时已是案发半小时之后了，黄鱼车早不知逃去了哪里。

围观人群中，又有几个人赶来，他们都是闻讯而来的记者。

这个晚上，公共租界发生了两起针对日本人的袭击事件，两死一伤。第二天一早，消息便出现在各大报纸上，报童们奔跑着叫卖报纸，叫声格外响亮。

报童挥舞着报纸叫道，日本浪人喋血街头，神秘杀手消失无形。过了一会又喊，公共租界，一晚两起暗杀事件，全部针对日本人。

东北发生的事，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日本浪人在上海闹出的诸多事端，激起了上海市民对整个日本民族的仇恨，听说有人袭击日本人，似乎是为所有的上海市民出了一口恶气，所以人们争相购买报纸。

苏航骑着脚踏车经过，听到叫卖，便用脚撑住车，向报童招手，说，报童，过来。

报童立即跑过来，熟练地拿出报纸，递给苏航。

苏航接过报纸，付过钱，双脚一蹬，骑着脚踏车，向前驶去。

以前，苏航都是在外边吃早餐。现在，自己开了这间俱乐部，早餐便在这里吃了。





他进入俱乐部的咖啡厅，工作人员三筒立即跑过来。

三筒问好，老大，早。

苏航说，给我来一份早餐。三明治、鸡蛋加一杯咖啡，记在我的账上。等一下，我有位朋友过来，也上一样的。

三筒说，你是老板，还记什么账？

苏航说，你别害我，必须记账。所有工作人员，如果在这里吃东西或者喝饮料，都要记账。

三筒说，工作人员肯定要记，可你是老板啊！

老板更要记。苏航说。

三筒离开后，苏航拿出报纸，仔细阅读上面的新闻。他特别注意了两起袭击报道，一起发生在日本料理店门口，袭击者坐在黄鱼车上，近距离开枪。枪法极其之准，一枪命中头部。另一起也是针对喝醉的日本浪人。最近一段时期以来，日本浪人到处闹事，上海市民的忍耐，显然已经到了极点。报上写着这两个日本浪人走在街上，调戏一个中国女人。这个中国女人并非单独行动，而是和她的男朋友在一起。但那两个日本浪人完全不把她的男友放在眼里，公然上前调戏。她的男友表示了一句不满，便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。就在这时，出现了另一对看上去像是恋人的男女。让人绝对没想到的是，这对男女突然掏出手枪，对着那两个日本浪人开枪，两个日本浪人中枪倒地，那一男一女迅速离开。这一切发生在一瞬间，人们从惊慌中回过神来，去找那一男一女时，早已不见了他们的踪影。

三筒送上早餐，苏航开始吃，同时仔细地研究这两则报道。他怀疑第一起袭击事件是李时君干的。李时君手下，有一个神枪手陆冬宝，据说此人可以左右手使枪，百步穿杨，弹无虚发。

看来，李时君说干就干，可见此人的行动力超强。

正当苏航边吃早餐边看报的时候，吕子矜走了进来。门口有咨客小姐向她问好，说，您好，欢迎光临。吕子矜说，我找苏航。

听说有人找自己，苏航立即抬起头，看到吕子矜，便举起一只手，说，子矜，我在这里。咨客小姐将吕子矜引过来。苏航说，子矜，快，请坐。

吕子矜坐下来，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说，环境很不错呀。不过，除了你之外，只有四个客人，生意是不是冷清了点？

苏航说，才刚开张，能有一个客人，我就已经非常满意了。

吕子矜问，你是不是准备让我成为你的第一个客人呢？

苏航说，正有此意，所以，我才约你来，给我开个张。没想到，有人跑到前面去了。你很厉害嘛，一转眼，就弄出这么大间俱乐部来了。吕子矜说着，恰好看到桌上的